



高中畢業後，原想繼續升學，可是，父親微薄的薪水却要養活八口之家，媽媽又多病，我是大女兒，早就該分坦家庭的經濟重担了。於是我決定不考大學，找個事情做，賺點錢貼補家用。

母親對我的希望，並不在於賺錢養家，她希望我能找到一個有錢的丈夫。我很了解母親的心，可總不能打着鐮在街上找丈夫啊！何況我還有建羣，從初中起我們就相識。這些年來，雖然我們彼此還不會明顯的說出一個愛字，心底却明白，我們之間的關係，是深於普通朋友的。

暑期他要準備考大學，我不願分他的心，所以和他約定，一個禮拜只見一次面，星期日下午六點在我家巷口的橋頭等我。我們一起散散步，聊聊天，鬆弛一下一個禮拜來的緊張情緒。

爸媽本來挺喜歡他的，祇因為他的志趣在文學，文學是不能賺大錢的，因此變得瞧他不起來了。「中文系？將來是沒多大出息的！」所以每次他來約我，家裡人總不擺出好臉色來。迫不得已，我只要他在橋頭等我，而且每回都是偷偷摸摸，彷彿做虧心事一樣。

我覺得建羣對我太好，所以不顧家人的態度，總想法子仍和他在一起。他替我就業輔導中心去登了記，他說，願我能找到一件報酬好的事情。我呢？希望他能考取理想的大學。

就在大專聯考結束那天，我接到輔導中心的通知，要我即日到一家貿易行，去應那邊負責人胡秘書的面試，他們急需一位打字快速的女職員。我異常的興奮，建羣陪着我去面試。

在貿易行門口，我突然害怕得不敢進去了，建羣不停的鼓勵我。我硬著頭皮進去，裡邊坐着一個裝飾入時的少婦，低頭在看報。她抬頭看見了我，立刻笑着招呼：

「妳就是謝盈盈小姐？我們看了妳的履歷表，覺得妳可以試試這兒的工作，不過得確實證明妳真能勝任愉快。唔！現在妳能打幾行字給我看看嗎？」

我慌張的答應着，坐在打字機前，試打她遞給我的一小段英文報。她看看我打字的速度說：「好了！妳打的不錯，明天起就來上班吧！開始是忙一點，過些日子就輕鬆了。」

我感激的向她道謝：「喔，妳真好，謝謝妳，胡秘書！」

「我不是胡秘書，那是我弟弟，他今天有事，王經理就是我的外子，他到

日本接洽事務去了。本來我是可以來打字的，可是家裏事情太忙，才要請妳來代我的工作。」原來她還是經理夫人呢？

當我走出來，遇到建羣詢問的眼光時，禁不住又想哭又要笑。他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扶着我的肩，我迫不及待的告訴他：「哦！建羣，我起先多怕呀！嚇得發抖，那個經理夫人，對我倒很客氣。明天我能上班了。建羣！你快說，你高興嗎？我已經有職業了，你看到那個經理夫人的穿着嗎？多瀟灑！」我低頭看看自己寒酸的學生服，忍不住皺起眉頭。

第二天，一早我就起來準備，找出一件比較新的洋裝，仍然拿着我的舊皮包。當我搭上公共汽車時，看見建羣老遠地跑過來，我立刻伸出手帕向他搖着，他停在那兒向我揮手。

到了貿易行，除了打掃的工人外，誰也沒到。他們笑我來得太早了，一面為我打開秘書室。打字桌上已放了很多信件，我知道這就是我今天的工作，馬上坐下來專心的打字。

頭低着太久，手指也感到酸麻，不覺抬起頭來嘆一口氣，並且摩摩僵硬的脖子。

「休息一下吧，不必要趕的。」這意外的聲音嚇得我站了起來。我不會注意有人已經進入這間屋子，一個人坐在秘書的位子裏，我立刻緊張的說：「你是胡秘書嗎？我叫謝盈盈，昨天應徵來的。」

「我曉得。」他似乎不耐煩多聽我的報告，我竄得不停的咬手指甲，他仍然不把我的眼光從我可憐的身上移去。

我偷眼看他，大約二十七、八歲光景，冷峻的眼光，緊閉的嘴唇，顯得那麼冷冰冰的。我報然的坐下，重新低頭工作，總覺得他的眼光還射在我的背上，使我非常不舒服。

最初幾天的工作確是够繁重，再加上我的緊張與生疏，總把字打錯，然後一切又得重新再來。有幾天胡秘書不在，我反而工作得順利些，只要他坐在那兒，即使他也在忙着自己的事，我也會因為空氣的壓迫感到心慌意亂。他並不會責備過我，可是我多麼願意自己做得好而能討他的歡喜。

有一回，原稿上有一個重要的錯字，當時胡秘書又不在，我就自作主張的把它改正過來。他發覺時，竟微笑着稱贊我改得好，我快樂得臉發紅，望着他說不出話來。

那位經理夫人，以後我必須稱她王太太，來看過我幾次。一天，乘着胡秘書不在時，她小聲的問我：「妳覺得胡秘書還好相處嗎？」

「哦！很好！」

「那就好了，他是有一點——有點怪的，在妳之前，另一位小姐被他嚇跑了。這回他沒嚇到妳吧？」說完她又驟一下門口，忽然吞吞吐吐的說：「我希望：希望妳以工作爲重，不要……」

我明白她言外之意，心裡不禁又羞又惱，立刻回答：「除了工作以外，我從來不和他多說話的。」

「我，我無意傷害妳，原諒我不會說話，不過我是一番好意的。」她誠懇的態度，立即使我原諒她的唐突了。

臨走時，她忽然轉過頭來說：「妳是個可愛的女孩子，怪不得凌傑那那麼喜歡妳，不過——回頭見！」她登登的下樓去了，剩下我獨自承受那幾句震動我的話語。我，呆坐在那兒。

他那麼「喜歡」我！這是令人興奮的消息，突然我在房裏直打轉了，意識到自己渴望他的喜歡。被人喜歡，是件值得慶賀的事，我立刻想到他是多麼有派頭，如給爸媽知道這消息，一定很高興。

多少星期來，回到家裏談的每件事情，都是有關胡秘書的。爸媽倒沒有說什麼，建羣聽了可有點不高興。近來我們常鬥氣，他嫌我庸榮，我嫌他寒酸。一個想讀中文系的大學生，那裏比得上胡秘書？

「妳一點都不像從前那麼純潔了，滿身都帶着銅臭！」建羣竟敢對我說這種話，我非常生氣，恨不得給他一個耳光！可是我只微然的說：「你連銅臭的資格還沒有呢，我也不稀罕你送我！」說完把頭一翹，就向前走去。我覺得建羣自私極了，我感到快樂的事，他爲什麼總要潑冷水呢？

第二天，他真的沒來送我，我心裡又感到很難過。幸好當我走進辦公室，胡秘書一團和氣的逼着我講話，才使我忘掉這些不愉快的事。

下班時，我因爲不習慣於新穿的高跟鞋，不小心扭了腳，痛得眼淚都流出來了。胡秘書說：「妳不能搭公共汽車了，我開車送妳回去吧。」

「啊！不，這樣——不太好吧？」

「沒什麼，反正順路。」他是屬於論什麼決定，都不容許別人異議的那種人，所以我只得聽他的了。

正當我鑽進汽車時，我瞧見建羣站在路邊，蒼白的凝視着我。一時我感到有些對不住，可是想起昨天他對我的態度時，便感到一陣子說不出的滿足。他看到胡秘書送我回家，該多生氣啊！就讓他生氣好了，免得他那麼瞧不起人。我家從來沒有和有钱人交過朋友，現在有人開車送我回家，對我們那些左鄰右舍倒是件值得炫耀的事。

我和胡秘書愈過愈接近，他常常開車帶我在市區兜風，然後帶我去吃館子，買東西。這真是愜意的，隨便花多少錢他都不在乎，不像在家裏，買什麼小東西都得瞻前顧後的。他給我買了許多小玩意兒，可愛得使我提不起勇氣拒絕它，何況我從來沒有在他面前說「不」的習慣。

建羣已經上課了，在路上他已沒有機會遇見我，所以不得不到家裏來找我。雖然我在家裏，但每次母親都大聲擋駕說：「盈盈和胡秘書出去了！」我想出來見他，但是胡秘書的影子擱在我的面前，只好任他去了。

中午我不回家吃飯時，胡秘書就帶我去吃西餐。其實，西餐並沒有什麼好吃，我只是喜歡在柔和的燈光下，看着他臉上英俊的輪廓。我不禁自問，怎麼會和他那麼親近？不過，他實在是漂亮的，而且是近乎神秘。除了迷糊的跟着他外，不會更深一點了解過他，無論他要帶我上那兒，我都無法拒絕。

星期六晚上電影散場後，我們坐在車裏，沁人的晚風迎面吹來，我的頭髮飛得滿臉，他伸過一隻手把它們從我臉上拂開。我感覺到他在注視我，心裏一陣緊張，動也不敢動一下。「盈盈！」他輕喚我。「唔！」我含糊的應他。糟糕，他大概要來吻我罷？那我該怎麼辦呢？出乎意料的，他只溫文的拿起我的手，在他的嘴唇上輕輕的擦一下，使我從自己想像的高潮中跌回，反而感到有點失望。

回到家，一夜展轉反側，睡不着覺，我真希望他能吻我，是不是他在欲擒故縱，要我自動投懷？第二天很晚才起來，一個人無聊的慢慢吃着早飯，這時聽見門外的汽車喇叭聲，隨着電鈴響了起來。我慌忙的奔進自己房內，把滿頭的卷髮夾子扯下來。奇怪！他不是說好下午來接我去陽明山游泳的嗎？怎麼這麼早就來了？

媽在外面叫我：「盈盈！快點兒，有客人找妳！」

「媽！妳要他等一下，我馬上就來，」我把衣服穿好，叫大妹來幫我拉背後的拉鍊。

「姐，是位年青的女客，穿得一身珠光寶氣。」我忽然愣住了，一個闊小姐，那麼，不是他哪？一時我記不起有過什麼有錢的女友。我看着她高高的身材，穿着一身閃金色的旗袍，經過濃厚化粧的臉面是很美麗的。我不認識她，不知道要怎麼去招呼她，只疑惑的望着她。

她先向我笑了笑：「我姓馬，我知道妳就是謝小姐？」

「嗯，妳是？請坐！」

「不，我不坐，我只要和妳談幾句話。」她繼續說，「我希望能找個清靜地方。這樣吧，妳坐上我的車子，我要來跟妳談談凌傑。」

「胡秘書！他怎麼啦？」我身不由主的上了她的車。起初，她只緊鎖眉頭，一句話也不講，我實在受不了了。「馬小姐，到底——」

她把車子開到一條行人稀少的路上，停在路邊，以一種極優美的姿態轉過身來向我說：「我要妳別再和凌傑來往！他是我的未婚夫。」

這是一件駭人的消息，我不曾預料到這一着的，只得強做鎮定：「我不過是他的打字員。」

胡秘書照常的開車來接我，他見我面色蒼白的站在門口，顯然一驚。我無言的上車，剛走到巷口，車就停了下來，因為

於是我決定躺在床上，什麼也不做，什麼也不想，一切等他來時再說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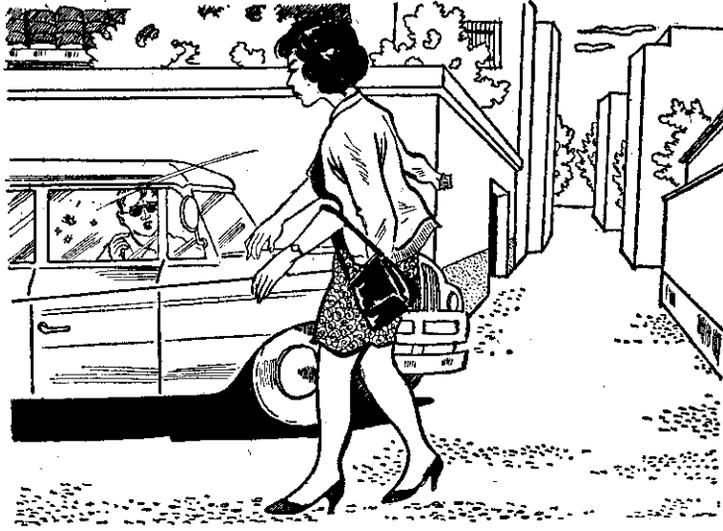
我獨自坐在房裏，不管父母親的敲門，不理弟妹們的叫喚，只努力的想把自己翻騰不已的心情平伏下去，好把事情從頭到尾的回想清楚。可是除了感覺全身無力外，什麼也思索不出來。

我氣得全身都在發抖，用力推開車門，跳下去，內心在劇烈的疼痛着，很快的小弄裏，抄近路向家裏狂奔。

忽然她大笑起來，我覺得非常難堪，她說：「我的好小姐，妳不要做夢，任何人都沒法改變他們胡家男人的。他可能愛妳，可是他要娶的還是我！為了他自己的事業，他就必須和我結婚，因為他希望娶個有錢有勢人家的小姐。妳能給他什麼？最多一年一個孩子，他也不見得喜歡孩子。」

「我不答應！」他對我的拒絕，甚感驚愕。  
「他不會愛妳的！」她尖酸的說。  
「他會的。」我緊接着說。  
「好吧！那麼至少他不會娶妳，妳總不能——」  
我憤怒的說：「未必見得。」

「可是，妳至少很喜歡他。」  
「當然，一個女職員決沒有資格討厭上司的。」  
「我不要妳這麼轉變抹再的迴避問題，我只要妳答應我，以後再不和他來往。」



你死在鐵堆裡好了，我恨你們這些骯髒的人！

### 日本東海牌高壓動力噴霧灌水兩用機

▲說明書備索▼

幫浦效率最高 / 構造堅固實用 /

用途：山區果樹園、水田、農場、菜園、雞舍、環境衛生消毒。零件齊全；兼售高壓水一吋，五孔噴頭（可調整噴量大小），水一吋回轉銜接頭，各式強力噴槍。

※台中縣東勢鎮柑桔園、葡萄園使用本牌者佔百分之九十

種類多：TM-3；TM-5；TM-15B；TM-45  
(原動機有引擎或馬達，任君選擇)

發現有贗岡恒製品在市面銷售，敬請注意！

剪定鉗	剪定鋸	採果鉗	日本岡恒牌高級園藝工具 鋼質最優秀 / 設計最實用 / 其他：大梨鉗、枇杷鉗、高枝 切鉗、刈草鉗、根接鉗
葡萄鉗	接木刀	芽接刀	
		生花鉗	

### 東海牌動力噴霧機 TMD-108型

防治水稻、果疏病蟲害等

- 設計特殊 / 攪拌葉配合空氣加壓，使肥料，濕藥粉，完全噴出微粒數布。
- 馬力強大 / 2.8馬力
- 重量輕 / 僅有 9.5 公斤，婦女亦能負荷。
- 振動小 / 絕不影響工作情緒，結構堅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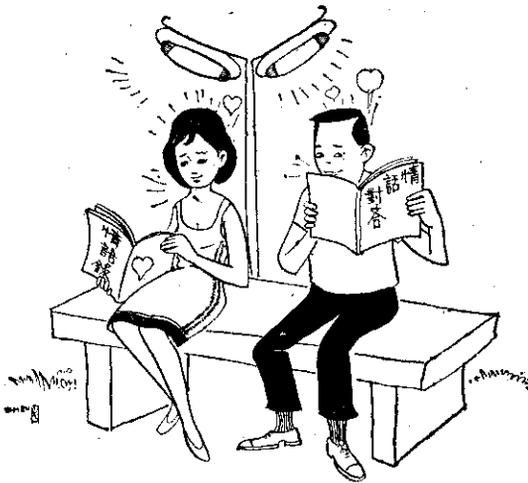
### 榮獲日本最高知事賞受賞 土佐刃物之王

種類：6寸・7寸・8寸

草鎌 土佐特製 太郎

◎ 刃口鋒利・保證耐用  
◎ 鋼質優良・輕便實用

◀ 原裝進口・歡迎選購 ▶ 台灣總代理：新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峨眉街 68 號 電話：334190・336478



我已坐在他身旁抽噎不止。他柔聲問我：「怎麼啦？別哭，怎麼回事？」我哭了很久，才說得出話來：「今天早上，一個……一個馬小姐——說，她是你的未婚妻。」他沒有任何表情。「她還要我別和你在一起。」仍舊沒有回答。只拿出手帕捏捏我的鼻子。

他終於開口了：「不要去理會她就成了。」

「那麼她真是你的未婚妻了？那我，那我成了你的什麼人？遊伴嗎？」

「她不及你可愛的。」

「那你爲什麼和她訂婚？」

「這是另一回事，妳不懂的，我們不要談——」

「不！我要談！」我執拗的說。「你喜歡她？」

「也可以說，但是我更喜歡妳。」

「你會和我結婚嗎？」

「這根本就是兩回事，妳怎麼看得那麼嚴重——老實說，我是愛妳的，可是我又非娶她不可。妳是不會明白的。這就是我愛妳的最大原因，但是馬妮却明白的，這就是我要娶她的最大原因。」

突然我由心底湧出一股悲憤，我做了幾個月的好瓜，做了他空閒時的遊伴！忍住就要奪眶而出的淚水，却忍不住一連串衝口而出的怒罵：

「哦！你這個偽君子，你們這些有錢人，你們都死在錢堆裏好了，我恨你們這些骯髒的人，我恨你！我恨你！」

—陳國義—

我愈說愈氣，氣喘心  
急，再也說不下去了，當  
我推開他的手跳下車時，  
他木然的看着我，我扯下  
他從前送我的別針，朝他  
擲過去。

通風報信

臨陣惡補

董永行孝，上帝命一  
仙女嫁他，象仙女送行，  
臨別皆囑咐說：  
「此去下方，若有更  
行孝的，千萬寄個信來。」  
（草原）

<p><b>魚塢肥料</b> N-P-K 4-14-2</p>	<p><b>蔬菜肥料</b> N-P-K 15-5-10</p>	<p><b>花卉肥料</b> N-P-K 5-10-8</p>	<p><b>柑桔肥料</b> N-P-K 16-8-12</p>
<p>養魚有祕訣 收穫三倍多 台肥魚塢肥料 飼養鮮魚大又肥</p>	<p>水肥有病菌 更有寄生蟲 台肥蔬菜肥料 無菌無蟲功效宏</p>	<p>雞糞臭 水肥臭難受 台肥花卉肥料 清潔衛生頂不錯</p>	<p>不須再攪拌 不會被流失 台肥柑桔肥料 促進豐收實滿枝</p>

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二廠出品  
廠址：基隆東明路55號 各地經銷商均有出售